

塔罗少女系列
顾倾城◆作品

塔罗少女

TAROT

他的气质是高高在上的，冷漠又疏离。
假如真的有男性天使的存在，
那么他就像是一个坠入凡间的天使，
跟人类格格不入，却引人膜拜……

2

死亡塔罗

少女

朝華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塔罗少女·死亡塔罗/顾倾城著. —北京: 朝华出版社, 2006. 4

(塔罗少女系列②)

ISBN 7-5054-1564-6

I. 塔... II. 顾...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033863 号

死亡塔罗

著 者 顾倾城

出版人 田 辉

策划编辑 田 辉 王景伟 张宏宇

双城印象

九界文学网

责任编辑 张宏宇

特约编辑 刘 颖

责任印制 赵 岭

装帧设计 陈旭东 吉安工作室

封面插图 王宇琦 (Laluna) 杜璠 (FAN. D)

出版发行 朝华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车公庄西路 35 号 邮政编码 100044

电 话 (010) 68433188 (总编室)

(010) 68413840 68433213 (发行部)

传 真 (010) 88415258 (发行部)

印 刷 北京佳信达艺术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 787×1092 毫米 1/20 字 数 150 千字

印 张 12

版 次 2006 年 5 月第 1 版 第 1 次印刷

版 别 平

书 号 ISBN 7-5054-1564-6/G·0931

定 价 20.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印装有误 负责调换

TAROT TAROT TAROT



TAROT TAROT TAROT TAROT TAROT



千秋



塔羅

少女
② 死亡塔羅

千年

TAROT TAROT TAROT

TAROT TAROT TAROT TAROT TAROT

阿海



**001◎ 引子**

这次偷窥，他看到了最不想见到的东西，他的心立即感受到一种前所未有的恐惧，这种恐惧让他窒息。

003◎ 第一章：四份互相矛盾的自述

这个案子并不简单。所有的证人供词都互相矛盾，他们的说谎动机很难揣测。做最坏的预测，是他们合伙谋杀了死者，需要互相推卸责任，但供词如此抵触的情况真是少见得很。

020◎ 第二章：嵌合的齿轮和神秘花圈

塔罗牌上面的图案是美少年，各式各样、摆出各种撩人姿态的美少年。色彩鲜明激烈，用笔大胆，少年们的目光似乎穿出画面凝视着现实中的世界。

054◎ 第三章：眼睛里的海市蜃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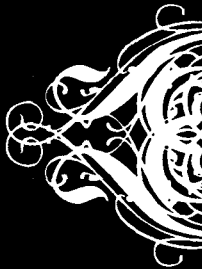
以画册为原型的塔罗牌、注视着塔罗牌而死的老人、刚被车撞死的画画模特、末日审判、被涂污的作者简介……这些事件和事物之间一定有着秘密的联系。

070◎ 第四章：东方之聚

谁说那小白花不热烈，死了化成香精还得要爱人一世不忘。千秋有她自己的风格。狄明威一时神思恍惚。

088◎ 第五章：第三个殉葬品

他的气质是高高在上的，冷漠又疏离。假如真的有男性天使的存在，那么这个人就像是一个坠下凡间的天使，跟人类格格不入，但是却引人膜拜。



107◎ 第六章：意外的传播者

他的心里有一种模糊的错觉，仿佛她是另一个世界的精灵，虽然就是静静坐在那里，虽然近在咫尺，但就像水中的鲜花，触不到也摸不着。弥漫着绝望的忧伤，千秋的侧影拒人千里。

130◎ 第七章：惟一的证据

证据出现得很突然。邓大师死亡现场确实没有留下任何线索。直到今天，他的家属正式领到了他的遗产。遗物当中有一个信封，信封里面是一枚银行保险箱钥匙。开启保险箱后，却发现里面只有一张纸牌，一张画面是美少年的塔罗牌。

150◎ 第八章：启动黑魔法的钥匙

这样诡异的一张脸，无所凭依地出现在纯种的黑暗环境中，千秋觉得自己会尖叫，但只是几乎而已。这一定是梦境。她认出了这张脸。

165◎ 第九章：迷宫的尽头

杀害他们的不是那些少年的灵魂，少年们的灵魂只是一种筹码，用来作为交换物的筹码。其实这些大师们都是死于自己的欲望。

205◎ 第十章：维也纳的雪花

千秋缓缓道：“《绿野仙踪》里面的铁皮人说：从前我是有脑子的，还有一颗心，试用过它们后，我宁愿有一颗心……”



引子



“啪”，小电视打开了，里面呈现的画面并不是晚间新闻报道，也不是体育赛事，而是比肥皂剧要真实许多倍的真人秀。

屏幕上的妙龄少女长得非常秀气，皮肤很好，让人想起电视上化妆品的广告模特儿。但现在她清秀的瓜子脸上满是疲倦，她坐在沙发上发了一会儿呆，就站起来走进浴室了。屏幕上只看到空空的沙发、茶几和浴室紧闭的门。

屏幕前的人无聊地叹了口气，自言自语地嘀咕了一句，似乎在埋怨镜头为什么不装进浴室里面，好满足他纯粹的偷窥欲望。

夸张的叹气声中，他伸出手来换了一个频道。

屏幕上出现一张床，床上有个人趴睡着，姿态完全放松，看上去是睡死了。一个MP3掉在床底下，上面的红灯一闪一闪的。

屏幕前的人低低咒骂了一句，又换了一个频道。

这一回，画面上出现的是一个把头埋在报纸里，耳朵却听着电视机的中年男人，他的注意力不知是否已经平均分给电视和报纸了，他略显发福的妻子提着拖把在他身边走来走去，他



也只是习惯性地抬起双脚，任那拖把头在拖鞋底下穿来插去，他的脑袋就像埋在沙堆里的鸵鸟，从不曾抬起。

中年人的妻子对丈夫这种态度见惯不怪，面无表情地拖完地，提着水桶蹬蹬走进一个门。

屏幕前的人跳了起来，这个女人拎着刚拖过地的脏水不是走进浴室，而是走进了房间的露台。他还来不及有什么反应，一桶脏水已经从天而降，把他晾在外头的一条裤子给浇透了。

屏幕前的人恨得咬牙切齿，张嘴就想骂上楼去，但最后还是忍耐下来，他不想再见到这女人的脸，伸手又换了一个频道。

这一次出现在画面中的是一个老头，他并没有睡觉，也没有洗澡或拖地，他正做一个奇怪的动作，而他的脸上出现了惊人的变化。

老头的眼睛大睁着，睁大到可怕的程度，画面上几乎都可以看见眼眶底部充血的红丝，他的眼珠似乎就要夺眶而出。他的嘴大张着，大得好像要在脸上撕开一个洞，脸上的皱纹扭曲着，不断颤抖着，像是蚯蚓在蠕动。

老头的表情变得太恐怖了，在小屏幕里偷窥的人看了一眼，只看了一眼，他的身体就跟那老头一样发起抖来。

这次偷窥，他看到了最不想见到的东西，他的心立即感受到一种前所未有的恐惧，这种恐惧让他窒息。



第一章 四份互相矛盾的自述



(1)

“笃笃……笃笃笃……”，瘦长而略显骨节的手指在桌面上有节奏地敲着，指尖沾上了零星散落桌面的烟灰，在桌面上留下白白的指印，指印旁边是塞满了抽一半又按熄了的香烟尸体和嚼碎的已经晾干了的茶叶渣。

四份口供笔录就摊放在桌面上，台灯的光罩在纸张上面，黯淡又略有余味。口供笔录旁边是几张照片，有死者的全身照，有面部表情的特写，57岁的死者惊恐地张着嘴，无神的眼睛睁大到极点，充满血丝，似乎要生生把眼球迸出身体，表情相当恐怖。

“这四个人的供词互相矛盾，他们之中肯定有人说谎了，小狄，你怎么看？”敲着桌子的手指停住，问了这样一个问题，然后又点燃了一根香烟，香烟的气味随即又重新充满了这个密闭的空间。

被问及的人顺应着发问者的思路回答说：“每个人都为了自己的利益说谎，这也是常见的事情，根据他们的供词，似乎

每个人都在努力把自己美化。我想听听你的假设，假设一下假如他们都是在说谎，目的是什么。”

被称为小狄的狄明威探长坐着的椅子一转，坐在上面的他转过身来，他本来一直在盯着墙上白板磁铁按着的几幅照片，现在他转回桌子，将手臂搁在桌面上，台灯的光线斜斜照在他的脸上，乌黑的朝天发还是一片凌乱，一双大眼睛炯炯有神，棱角分明的大嘴嘴角微翘，流露着一丝不知想要嘲笑谁的况味。

年过四十，头发已经稍微谢顶的警察局长叼着烟，嘴角露出一丝微笑，在烟雾弥漫的斗室开始陈述他的分析。

他先取出来的是房东陆扬的证词。

我叫陆扬，这栋公寓是我的，之前它是我叔叔的，现在属于我。

十年前我妈带我来拜访房子的主人，也就是我叔叔，那时我还在这阴暗的老公寓里迷了路，但隔了十年之后再来时，却觉得房子好像缩水了一半。

不知道叔叔为什么把房子给了我，但是我现在却觉得它又旧又脏，如果不是因为这里离我上的大学很近，我也不会搬进来住。

公寓有三层，每层有两间房，一个公共卫生间。二楼和三楼在叔叔是主人的时候已经租了别人，租约签到明年六月和八月，我现在当然不能把租客赶走，所以我自己只能住在楼下。

201号房住的是一对中年夫妇，张先生可能是业务员，总是穿着皱巴巴的西装，仿皮鞋上总是灰，他的老婆张太太大概是做服务性行业，我猜她可能做家庭电器的推销员，两个人脸



上总是挂着讨好人的职业性微笑。

中年夫妇隔壁住了个刚从美院毕业的大学生，好像是姓王，还是姓汪，我忘了。他留着摇滚歌手一样的长头发，以为这就叫酷，但一副营养不良的脸色出卖了他。你说现在当艺术家有什么用，不能变成广告画的画根本不能填饱肚子。

二楼的租客都是让人郁闷的家伙，三楼就很不同了。

三楼住了个漂亮美眉，她叫陈露，年纪大概跟我差不多，也许比我还小，每次看见我总是低下头轻轻地打招呼。是个很有礼貌的美眉，而且学历肯定不高，说不定念完高中就出来工作了，所以对着我这样的名牌大学生总是有着自卑感。这样的美眉最好钓了，发现这个美眉之后，我每个周末都不肯回家，留在公寓里，找机会约这个美眉出去。但是我已经被她连续拒绝了四次，我正在犹豫是不是要转移目标。但是这个美眉的皮肤实在很白，白得像卖牛奶广告的美眉，我还在考虑要再约她一次看看。

但漂亮美眉隔壁却住了一个很糟的老头子，说实话，这个老头子是最想赶出去的。因为他不但很麻烦，而且还很八卦。每次我拿着电影票去敲漂亮美眉的房门，他总是会打开他自己的房门探头出来张望，看见美眉开门了还不缩回去，夸张地唉声叹气。我想一定是因为他这样，漂亮美眉才不好意思答应我的邀约。

而且，这个老头子还有很多很多的访客，尤其是到了夜晚，到他的小房间敲门的客人一个接一个，我房间旁边的楼梯每隔十分钟就会“咚咚”地响一回，有时还会响到十一点钟。

后来我才知道，这个糟老头原来是个算命先生。我实在讨厌死他了，埋怨了我死鬼叔叔好多次，想不通他为什么把房间

租给一个装神弄鬼的老头。

不过他好像跟其他的租客关系不错，我曾经想逼他退租，但其他租客一直帮他说话。张先生和张太太还教训我说要敬老，讨厌死了，结果还是没有把他赶出去。如果那次把他赶出去就好了，这次就不会给我添麻烦。现在他在我的房子里面死了，这消息传出去，谁还敢租我的房子？

糟老头是怎样死的？他是心脏病发作！我没有说大话，因为我从针孔摄影机看见的……这可不是我装的，是我叔叔装的，可能目的是监视他的租客，你们检查一下就知道了，那绝不是这两年才安装的东西。我搬进来的时候才发现的，但那时房间里都住满了人，我当然不能告诉租客们，也不能去拆，只有等他们走了才能去拆。有句话怎么说的？那个外国新闻经常说的，对对，就叫“避免引起恐慌”！

那天我回到自己房间，只是顺便朝小电视里瞄了一眼，就看见糟老头拿着一张纸牌在看，对呀，就像扑克牌的东西在看。我觉得很无聊，糟老头连扑克牌也可以看半天，正想换个频道，糟老头突然把扑克牌按在自己胸口，大口喘气，然后就倒在地上。

我不知道他有心脏病，虽然他平时很讨厌，但我也不能不理他，我就冲上楼去拍他的房门，问他有什么事，我没听见他答应我。我又冲到楼下拿备用钥匙，把所有房客都吵醒了。后来打开门一看，他已经断气了，大家一商量，就让我赶紧报案。

他是不是被什么东西吓死的？怎么可能，他只盯着一张扑克牌呀，根本没有人出来吓他，他怎么会给一张纸牌吓死嘛，根本不可能的。那种纸牌最近好像在中学生当中很流行，我也

不知道是不是扑克牌，没错，你随便到一个报纸摊档都可以买一副的。

是啊，我敢发誓，我真的没有看见第二个人在房间里头了，除非那个糟老头自己吓自己。

不过，在我回到自己房间之前，有人上门恐吓他也有可能，那张扑克牌上面可能就写了恐吓的话，或者……画了恐怖画。对了，二楼的那个姓汪的美院学生，穷光蛋一个，平时脾气就又臭又古怪，还跟我借过钱呢，他去勒索老头也有可能。那天晚上他房间亮着灯，听着我扑上扑下的，自己留在房间里没有反应，说不定是做贼心虚。后来看见其他租客全出来了，他也不好再躲下去，才上来看看的，那个，凶手不是最喜欢回到自己的作案现场吗？

你问我那扑克牌到哪里去了，奇怪了，我倒是没有留意，现在找不到了吗？我看见糟老头倒下的时候手里还紧紧攥住的，那又不是钞票，怎么会不见了呢。就算不见了，也不关我的事，房客们当时也在场的，有张先生、张太太和陈露，我忙着打报警电话，会不会是他们拿了？

对了，张太太最近老是跟糟老头咬耳朵，他们要好得很，你去问她吧，她说不定会知道。

房东陆扬的供词到此为止。

局长慢条斯理地说：“首先让我们假设房东陆扬在说谎，他说他当时是在针孔摄像头里发现了死者的异常行为，马上冲去救他，而跟他一起冲上楼的张氏夫妇可以证明当他破门而入的时候，并没有对死者采取什么行动。张氏夫妇确实可以证明

当时陆扬并没有下手的机会，只有这一次破门而入，而之前陆扬或许已经破门一次，对死者做出什么行为，然后冲下楼再贼喊捉贼，这是一种可能。而且，当日出现在现场的其余证人都提到过，陆扬曾经掩住了陈露的嘴，似乎在防止她说些什么，而陆扬本人却没有提到。这实在很可疑。”

局长慢慢地吐出一个烟圈：“而最重要的是，他提到的一件重要的证物，那张纸牌，其余三位证人并没有看到。”

(2)

接下来局长取出证人陈露的供词。

我叫陈露，我在一家小公司当文员。

我在念一个会计课程，晚上九点钟放学，回到公寓要用45分钟左右。

我回到房间的时候，隔壁静悄悄的，李伯不爱看电视，平时也是这么静的，不过有时有客人来，李伯跟客人说话的声音有时会传过来，不过今晚没有。

我换了衣服，正准备去卫生间洗澡。楼下的房东陆先生突然很急地跑上来。我，我以为他又是来找我，连忙关掉了房间的灯，装作还没有回来。以前也有过几次，他一定要约我上街，我没有时间，推托了，他又很不高兴，幸好李伯总是会帮我说话。

我躲在门后面，想着不能再麻烦李伯了，打算就算陆先生来拍门也不理他。但是他不是拍我的门，而是拍李伯的，很大声地要李伯开门。

我很害怕，担心他要找李伯的麻烦。以前他试过一次要把

李伯赶跑，后来李伯拿出租约来说要告他，他才没有坚持。不过陆先生的性子很急，每次李伯帮我说话，他总是很凶地瞪着李伯，我想他一定是来找李伯麻烦的，但是又不敢出去。

我真是没有用，李伯帮了我好多次，我却连帮他一次也不敢，呜呜呜……

……后来陆先生气冲冲地跑下楼，我以为他放弃了，正在奇怪李伯房间明明开着灯，为什么不开门，他明明就不怕陆先生的，谁知陆先生又蹬蹬地跑上楼来。

我听见钥匙的响声，害怕死了，我忘记了房东有每个房间的备用钥匙。幸好张先生和张太太是跟着陆先生一起跑上来的。我听见他们很慌张地又拍门又叫，好像李伯出了什么事，我就连忙打开门来看了。

那时我犹豫了一下，想要不要报警，但是我看见墙上的钟，不到10点钟，才9点53分，时间还早，我就想要不要跟大家商量一下再决定报警还是叫救护车，然后我就出去了。

李伯就在我隔壁，我看见他的时候，他……他趴在地上，好像死了一样。我就叫了起来，差点晕过去……然后陆先生就赶紧扶着我……他……他的手不大规矩……后来楼下的汪先生也上来了，帮我说了陆先生几句，两个人就吵了起来……

李伯？好像张先生把他扶上床去了，我很怕，都不敢看他，他平时对我那么好，我真怕他有什么事……呜……我就是怕看见他死了……

……扑克牌？没有啊，我什么都没有看到，我只看了李伯一眼，看见他趴在地上，我都不敢看他第二眼了……我的头痛啊……我后来回房间去了……